

(清)吴趼人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 繪畫世界
● 发财秘诀
● 瞎骗奇闻

晚清

谴责小说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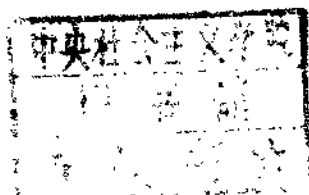


I 242.4
75

85675

晚清谴责小说精品

(清)吴趼人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1 号

晚清谴责小说精品

(清)吴趼人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石家庄市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 印张 200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01—20000 定价: 7.60 元

ISBN7-202-01396-7/I·260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糊涂世界	(1)
序	(3)
第一回 移孝作忠伦常大变 量材使器皇路飞腾	(5)
第二回 假孝子割股要名 丑新人回头失媚	(17)
第三回 虐孤儿晚娘施毒手 招游妓俗吏写闲情	(29)
第四回 吕祖阁半仙占祸福 广和居市侩显神通	(42)
第五回 暗挑逗歌曲寄相思 真莽撞贪杯失巨款	(54)
第六回 裁寿衣借端通内线 论相法顺口托人情	(64)
第七回 靠虚火施司务扬威 为干儿宋媒婆出力	(76)
第八回 虞子厚探亲东昌府 郭丕基倒楣镇江城	(90)
第九回 信鸾仙大府护飞蝗 金蚊命进官乘饿马	(105)
第十回 老吏著书官场尽祖 高明骂座奴子羞颜	(120)

第十一回	覆雨翻云心思刻毒 偷天换日手段高强	(137)
第十二回	文章惜命误煞功名 机械存心变生骨肉	(157)
瞎骗奇闻		(167)
第一回	负螟蛉中年得子 谈理数信口开河	(169)
第二回	希幸获权作信天翁 破巨资急攘将军箭	(177)
第三回	直横逆偏作好机缘 迷信心养成破坏性	(187)
第四回	演皇极盲人利口 庆初度同族生心	(195)
第五回	山穷水尽洪士仁犹作补牢心 喝雉呼卢赵桂森初试牧猪戏	(203)
第六回	纵聚赌日趋下流 延合婚再申前说	(212)
第七回	高谈命理王先生别具会心 漏泄春光赵员外一朝撒手	(221)
第八回	一霎魂飞洪士仁逞凶自首 全家星散赵桂森被逐归宗	(230)
发财秘诀		(239)
第一回	辟香港通商初发达 卖料泡穷汉得奇逢	(241)

第二回	察嗜好货郎逐利 发储藏夫妇秤金	(247)
第三回	开店铺广交亡命 充汉奸再发洋财	(254)
第四回	区牧蕃初登写字楼 陶庆云引见咸水妹	(261)
第五回	学洋话陶庆云著书 犯乡例花雪畦追月	(268)
第六回	五木无灵少爷卖猪仔 一条妙计财主仗洋人	(274)
第七回	洋奴得意别有原因 土老赴席许多笑话	(281)
第八回	花雪畦领略狠心法 杭森娘演说发财人	(289)
第九回	世态炎凉寸心生变幻 荣枯得失数语决机关	(296)
第十回	舒云旗历举得意人 知微子喝破发财诀	(303)
后记		(311)

糊 涂 世 界



序

“举世皆浊，何不掘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醢？”是以糊涂教人者；“不知许事，且食蛤蜊”，是以糊涂教己者。古之君子，唯恐人之不糊涂，与己之不糊涂，而发为诗歌，见于谈论，佩如弦韦，勒若箴铭，洵知几之达人，保身之明哲哉！叔季以降，唐宋而还，本浑噩之遗，继混沌之后，君子人者曰：“天下饥，食肉糜。”臣于人者曰：“不识字，更快活。”驯至今日，则更麻木达于脏腑，冥顽中其膏肓，可惊，可诧，可知，可叹。守株待兔之举，视若不二法门；覆蕉寻鹿之徒，尊为无上妙品。行之既久，靡然从风。名山大川之间，赤县神州之外，无远勿届，不期而然。上者为朝，则所谓贤士大夫，皆专其心于饮食男女之中，肆其志于肥甘轻暖之内，舍此二者，一物不知。若后乘之载刍灵，若当场之弄木偶。下者为野，不为鹿豕，即为豚鱼。与谈兴废，犹考钟鼓以享爰居；与论治乱，犹取仁义以教禽兽。观于其上如彼，观于其下如此，谓之为老大之国，野蛮之乡，自是定评，实非过论。善哉！茧叟本之著书，其情事则相喻于微，其议论则能见其大。昔者大禹铸鼎，遂穷九幽；温峤然犀，因烛百怪，对勘互较，殆出一辙。夫

东坡说鬼，遂与无稽之谈；干宝搜神，乃张异端之焰。是书不落科臼，独辟畦町，游神于非想，非非想之天，析理无名、无无名之境。虽贵洛阳之纸，已腐太玄之毫。读者审之。丙午二月，茂苑惜秋生撰。

第一回 移孝作忠伦常大变 量材使器皇路飞腾

话说湖南官场，同时有三位出色人员，都是抚台跟前顶红的人。抚台姓黄，江西人。三个红人，一唤任承仁，一唤俞洪宝，一唤李才雄。三个人都是候补知县。任承仁新近从那里交卸回来，抚台极赏识他，曾经保过送部引见。俞、李二位是一直跟着抚台，办过几年文案，李才雄现又兼当土药局的差使。有天任承仁穿了衣帽来拜俞洪宝，却好李才雄也在那里。任承仁进来，看见李才雄皱着眉头坐在那里，呆呆的样子。任承仁心里有点奇怪，也不便问他，先同俞洪宝谈了几句心，慢慢的说到家务。任承仁就提起，他有个过继的娘，因为在家里没有人养活，大远的奔了来找我，既然来了，安分守己的吃碗现成饭罢了。脾气又不好，时常在家里闹脾气。再照这样闹下去，我可有点受不了了，不是我让他，就是他让我。俞洪宝道：“这算什么大事？他因为没有儿子养活，所以才承继到你。你公馆里亦不少这一碗饭。你让他些，过几年死了，送他一口薄皮棺材也就是了。你要现在一定撵他出去，他情急了，或是告你一状，就算办得清，倒要耽误了你正经事，那可犯不着，你又何必同

这个孤寡老太婆呕什么气呢？”任承仁想了一想，倒也不错。他们说了一回话，看看这位李才雄是坐立不安，不住的唉声叹气。任承仁熬不住了，便问俞洪宝道：“李老哥为何这样没精打采的？”俞洪宝道：“你不知道，李老哥丁了忧了。但是他老哥的家道，你是晓得的，如果再把差使丢了，叫他怎样过呢？他这个总办上药局的事虽然不好，在他也还将就敷衍，要再没有这个差使，更不得了，所以在这里难受。”任承仁道：“论理，这土药局的事又不是地方官，就是丁忧的，连下去打什么紧？”俞洪宝道：“却是没有这个道理。”任承仁道：“什么道理不道理？这叫做恩出自上罢哩！我倒有一个法子想。”俞洪宝、李才雄就异口同声的问道：“请教大才，有什么法子？”任承仁道：“里头有位史巡捕，是抚台极红的人，说的话是捷于影响的，可就是爱两个钱。我们去走一趟，探探他的口气，就托他去想法子去。如果有点意思，拚得送他几百银子，把这个差使留下。李老哥固然是不无小补，就是我们，在省里也多个地方走走，岂不甚妙？”俞洪宝道：“好，好。”任承仁道：“既然你们也以为好，他丁忧多日了，亦不便耽搁，我们要赶紧才好。”说完，就招呼李才雄在家里等他，又拉着俞洪宝道：“我们去碰碰再说。”李才雄当时说了一句费心。当时俞洪宝同着任承仁，一直来到史巡捕房里。史巡捕让他们坐下，说了一回闲话，才提起李才雄的事来；说到要想法子求连差的话。史巡捕此时嘴里正含着一口茶，手里捧着水烟袋，睁着一双眼睛，呆呆的一回，才把这口茶咽下去，腾出嘴来说

道：“这个不容易。”任承仁道：“并不是弟等多事，实因为李哥的家道太寒，要是就这样搁三年，那直截要他的命了！”史巡捕道：“他家道虽寒，省城里比他家道寒的还多着哩！”任承仁又道：“李哥一向亏累，现在又出了丧事，用钱多，要有这个差事，还可以拉拢拉拢，就是外面张罗也还容易。要就是这样下来，直截便是一条死路。老哥热肠古道，我们是一向钦佩的。他这桩事只要老哥高抬贵手，他就过去了。我也晓得你老哥是没有不可怜他的，你说的话都是呕着人玩耍。不然，老哥一定不肯帮他的忙，可不就毁了他吗？”一面说着，便走到史巡捕耳朵边低低的说了几句。史巡捕道：“不是这么说，我们既是一向有交情，没有不帮忙的。不过这件事，我还得找我里头一个朋友出一把力。但我同他有交情，我的朋友同他没有交情，况且也不晓得他这个人。这个当中，兄弟固然是格外出力，老弟你是晓得的，明人不说暗话。况且他又是个违例的事，哪个肯轻轻的放过去呢？”任承仁道：“是了，是了，都包在我身上就是。”就把手指在史巡捕袖子里一比道：“这个数目可好？”史巡捕笑了一笑道：“论起来也不算少，但我可是没有权的，事情我去办，碰他的运气罢。这件事不是我不够朋友，但是这里头转了一个弯子，就很不容易了。难道我还来想好处、赚扣头不成？”任承仁、俞洪宝连忙陪笑道：“笑话！老哥太多疑了！”史巡捕道：“我去办办看，晚上叫任老弟来听回信罢！”俞洪宝道：“我也同来。”史巡捕道：“玩不得！我这里只有一个任老弟来惯了的，没有人查问，

要是别人夜里来，风声就闹出去了。反正都是为朋友，一样的赤心。你千万不必来，不但没有好处，恐怕还要惹是非。”俞洪宝答应着，当时同了任承仁出来，一迳回寓告知李才雄。李才雄晓得是有点意思了，但也还不晓得史巡捕要多少钱的话。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任承仁来了，摇摇头道：“好利害！好利害！”俞洪宝、李才雄忙问：“怎么样了？”任承仁道：“他是大张狮口，说你的差使一年有两千多银子，他问你要一半。此外还要你在要紧的地方找个人对抚台说一下子，这算是挂挂帘子的事。”李才雄听了，呆呆的一言不发。倒是俞洪宝道：“论起这个差使来，一连就是三年，化上一、二千银子也没有什么不值得，但是李哥一时拿不出来奈何？”任承仁道：“李老哥去凑凑，看凑到多少。要是少些的时候，我们大家能帮一帮忙最好，等李哥慢慢的腾出来还罢。”俞洪宝道：“看来也只好如此。但是这个事已经两天了，也该报出去了。”任承仁道：“不妨。李老哥赶紧找人去挂帘子去，要紧等把帘子挂好，再报出去不迟。”李才雄道：“抚台头一个红人就算是首府，我平常也很应酬他。但他是个嘴馋的人，要求他事，总要请他吃饭。我是已在衰经之中，不便请客，如何是好。”任承仁道：“你不要拘泥，办正经事要紧。你今天就发帖，明天晚上请他。我同俞哥做陪客，也好相帮你说几句。你只管办理，哪个人来说你？”当时李才雄便写了请帖，夹着手本，打发人送过去。又叫厨子备办顶好的酒席，明晚请首府，只要菜办得好，钱是不论多少。厨子听见不计较钱的生意，自

然欢喜，连忙就去备办。任承仁又到李才雄家去，重新叫他把字画挂起来，把素的依旧换掉。忙忙碌碌，收拾了一回。正在那里点缀，送请单的却回来了，说是大人有病，请了三天假，明天不能来。叫把原帖带回。李才雄听了，把一团高兴冰冷的了，叹口气道：“我就如此倒楣！”任承仁道：“还有一个法子，你去写好一封夹单，递进去，他看见了亦就明白，等他上院去，没有不替你设法的。况且你请他，他也晓得了。”李才雄道：“也不晓得是什么病？”回来的人道：“听说招了凉，伤风咳嗽，并没有什么大病，过两天就要消假的。”任承仁道：“事不宜迟，你依着我去做。老史那里，先要把钱交过去；要是不能如数，六成是要先给的。下余我去对他说，问我们两人要就是了。等老哥把差使混下去，慢慢的去给他，难道老哥还会叫兄弟为难么？”李才雄道：“只要缓口气，少却是万不会少的。非但不会少，老大哥替我出了这一番力，再要叫老大哥为难，那还能算是人么？但是首府这个夹单，还要老大哥费神斟酌一下。”任承仁道：“我是子文墨一道，大大的外行，你，你还是找老俞罢！”又说了一回闲话；任承仁便立起身来道：“老史的数目，我就去答应他分两期，一期先付，一期事成之后两个月再付。万一他要利钱，为数有限，也就答应他了。”李才雄道：“自然，自然，你看着办罢。我心里没有主见，你怎么说怎么好。你这番回护我的心，我难道还不晓得？你直截看着办，不必同我商议了。总而言之，只要事情成功，我是无不恪遵台命的。”说着，作了一个揖道：“费

心，费心！”任承仁晓得他不会变卦的了，就装出一番大又凛然的样子来，说了几句义可干云的话，就出来上轿回家去了。李才雄去找俞洪宝，托他做一张夹单底子。俞洪宝照着他的口气作好了，又添了几句哀喊的话，交给李才雄。李才雄便去找人誊清了，送到首府里去。却说这位首府是一位满洲人，名叫伊昌，当日看了他这个夹单，暗道：“这个事却是有点不在理。既然说是里面已说通了，要我做面子，我亦何乐不为？但是这话不晓得靠得住靠不住？且待我见了抚台，见景生情罢。况且打去年起到如今，我也吃过他六、七十顿了，要一定回覆他，未免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要我十二分替他硬求，我也不干，我犯不着为着他去碰钉子。”主意打定，次日起来销假上院。李才雄先就打发人在首府衙门口打听，听见传伺候了，便用一个素手本，叫跟班到各衙门挂叫，禀知丁忧的话。恰恰伊大人上院，抚台就同他讲起这土药局收数甚好的话。伊大人便接口道：“李令办事向来是最可靠的，不过是他运气大坏。”抚台便问：“他运气怎样坏法？”伊大人道：“听说他丁了忧了。但这个事办到现在这样地步，也不容易，总要有个精明强干的人去接手才好。但是这些候补的人员，卑府是晓得的，除掉现居要差的，便也没有什么有大才具的了。况且在省候补赋闲的日子多，终是前缺后空，要他顾得住公事便不容易了。所以古人说的，凡要办大事的，总要量才使器，不可骤易新手，为的是恐怕前功尽弃。”抚台道：“他是丁了忧要回籍守制的人。”伊大人道：“这个恩出自上，卑府不

敢妄参末议，只要大人吩咐就是了。况且卑府听说，李令光景也不大宽裕，自从丁了忧之后，屡次寻死。昨天还有李令的同乡几个人，求卑府转求大人的恩典，能够叫他连下去，真是公私两美。卑府是已经拒绝了他们，但恐怕马上更动，李令真要寻了死，同寅面上很不好看。‘狗急跳墙，人急悬梁’，这也不能一定保得住的。”抚台摇头道：“丁忧的连差，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伊大人道：“好在土药局不比现任地方官，况且别省也是有过的了。只要大人肯给恩典，这也没有例与不例的。”抚台道：“我恐怕别的候补人员不服。”伊大人道：“量材使器，他们怎敢不服？”抚台沉吟了一回道：“我们就这么办。现在暂且不用更换，等我选到了人再改委罢。”伊大人道：“这正是大人天高地厚的恩典了。”这个时候，抚台同伊大人心里都是明白的，不过借着这个题目鬼画符而已。伊大人下来，叫人去招呼了李才雄，李才雄感激得很。当晚算是在寓里成服，也就不回去奔丧。过了七天，就依旧的请客宴会，不过换了件把洋缎的衣裳。任承仁当时问李才雄要了六百两银子，谢了史巡捕，说明三个月之后再付四百两，交任承仁转交。任承仁却只交了史巡捕四百两银子，那六百两便落了下来。李才雄见了面，还是千恩万谢的不了。但是这个端一开，有些丁忧回去的都来了。内中有一个候补通判伍琼芳，家道本好，本来在家里当工房的，因为有钱，就动了官兴，捐了通判。到省不到三天，接到家信，丁了外艰，就忙忙的回去守制。现在听得李才雄做了个夺情总办，不由的心里乱跳，艳